



悦读  
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  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3-15

2024.9.25 星期三  
责编:孟星  
邮箱:sdlbwb@163.com



本书简介:聚焦乡村乡土、乡音乡情、乡思乡恋,作者以朴实无华的细腻笔触,为我们展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“老无棣”的生活画卷。将曾经在生活中真实出现过、又渐行渐远的东西保存下来,还原不可再生的乡村印象,追寻苦难岁月里的温馨回忆,让我们“望得见山,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,这是该书写作初衷。

作者简介:苏银东,省作协会员、省作协第30届作家高研班学员、市作协会员、无棣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。在《中国民兵》《解放军生活》《大众日报》等发表新闻作品千余篇。参编《无棣县志(1990-2007)》《无棣文史》等书,主编《无棣县军事志(1986-2005)》。作品多次在全国、全省、全市获奖。作品散见于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诗选刊》《前卫文学》等。

# 《梦里炊烟》： 记忆中的“老无棣”



滨州书架

15

□ 晚报记者 宋敏敏 刘清春  
通讯员 李晓旭 高士东

读罢《又见炊烟》，笔者感慨作者文学功底了得，竟

把记忆中的“泥土香”呈现得如此鲜活、细腻、生动，如在眼前。

可作者苏银东并不满足于于此，他的目标是创作“炊烟

三部曲”。试问如果作者是我，还能写些什么？

直到翻阅完《梦里炊烟》，笔者明白：关于故乡，可以回味的、诉说的、刻画的，还有很多很多。

诚如作者所说，在游子的记忆里，故乡也许就是那几间摇摇欲坠的老屋，就是

街头那一棵历经沧桑的老槐树，就是黄昏时分喊你乳名的声声呼唤，就是白发爹娘站在村头望眼欲穿盼你归的瘦弱身影……

本期滨州书架，为大家介绍苏银东“炊烟三部曲”之《梦里炊烟》。

## >>> 乡土方言、童谣、顺口溜、老游戏，镌刻着乡里娃的文化基因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不同的乡土，塑造出不同的“乡里娃”。

本书开篇讲的是“乡村禁忌”。乍一看题目，难道是什么玄而又玄的“妙事”？

其实，它们是“以后掉了牙不能乱扔，上牙扔洼处，下牙扔房顶；不能钻裤裆，钻了就长不高了；穿衣服不能扣错扣子，不然会打架的……”

读罢，会心一笑，听着都在理儿，可不知理儿从何来。

方言是故乡的母语，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符号。《方言，故乡的母语》一文开篇就是一连串方言俗语：“找死卯子”“跷而古登”“随档尿裤”“萎萎嚷嚷”……

诸如此类的词儿，外地人乍听会感觉一头雾水，不知

啥意思。可你不用指望查什么字典词典，根本也查不到。这不是你水平低，也不是字典词典的错。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，虽都属滨州，但不管是方言、童谣、顺口溜、还是曾经痴迷过的老游戏，各县乡都带有深深的地域印记。其中之妙趣，还需读者朋友自行体会。

那些童谣，镌刻在记忆深处。如“东来的风儿，西来的风儿，都来钻我的胳肢窝儿；南来的燕儿，北来的燕儿，上我窝儿下个蛋儿”；如“蚂愣鬼儿，喝凉水儿，绊倒缸，砸折腿儿”；如“鸭子巴巴上锅台，多咱盼着那新媳妇来”……

你听，这童谣满含故事：“养狗子菜，精点点儿，俺上

南崖送响饭儿，临去拾了花卧单儿，回来拾了个花口袋儿。大姐争，二姐争，一争争了大窟窿，大姐补，二姐补，一补补了个二百五。”

你听，这童谣多有意思：“大兔子生病，二兔子瞧，三兔子抓药，四兔子熬，五兔子死了，六兔子抬，七兔子挖坑，八兔子埋，九兔子坐在地上哭起来。十兔子问它为什么哭？九兔子说：五兔子一去不回来！”

《歇后语里说村庄》《村庄顺口溜》两文更是收集了众多无棣村庄谚语，它们是对过往生活的犀利点评，饱含着村庄评价、村落关系、村落历史。

比如，“金鞠家银庞家，旱涝不收汪杨家”，意思是鞠

家、庞家地势高、庄稼好，尤其铁杆庄稼枣树年年丰收，但汪杨家则地势低洼，容易旱涝不收；“要想看美人儿，泊头到辛集”，意思是小泊头到辛集一带出美女，个个如花似玉。为啥？一个传说是徐福东渡时不少童男女逃亡至此留下后代，另一个传说则是清朝灭亡后宫女多流放至此。

再比如，“牛王庄唱京戏——我看够呛”，讲的是文革期间，牛王庄戏班原本唱的是地方戏，改唱京剧《红灯记》却出了差错。铁梅问奶奶爹爹还能回来吗？这李奶奶一时忘词，脱口而出无棣方言：“我看够呛。”看戏的乡亲们笑的是前仰后翻。

## >>> 立体饱满的小人物，让故乡亲切起来

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鲁北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，但是他们总有些特殊的生活智慧，影响着后辈。

作者的父亲只上过完小，但文学涵养可不低，喜爱唱歌，一首《康定情歌》，哼唱情景让作者至今难忘，“歌词之娴熟、咬字之清楚、唱腔之优美，感情之充沛，真的堪称完美”。毛笔字也不在话下，“爹在堂屋里常年保存着笔墨纸砚、万年历，透着一些文化气息”。也许，作者的文学启蒙就是从父亲这儿开始的。

而作者母亲只上过识字班，可她居然懂天气预报：“腊月南风正月雪；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；伏里西北风，正月船不通；伏里凉，淋倒墙……”“云彩向东，一阵黑风；云彩向南，雨水连连；云彩向北，一阵黧黑；云彩向西，水没屋脊”，这是“娘”口中的生活小诀窍，从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里，她还能看虹看云识天气！

此外，作者还描述了不少乡间众生相，一个个小人物立体饱满。看青的双喜儿善良爱助人，“在洼里遇到年纪大、腿脚不好的大爷大娘，他会主动上前搭把手；对小孩子，他加倍呵护尽好照看之责；对于小媳妇大闺女，从来不趁机浑水摸鱼占点儿便宜”。

剪窗花的二丫心灵手巧，“只见她笑眯眯脸似桃花，右手拿起剪刀，左手拈起一张纸，左高右低，那剪刀由下而上，开开合合中，纸屑纷纷扬扬”，短短几句，就把二丫巧手剪纸的场景具象化了。

试问，从乡间走出的人们，谁的村庄里没有个善良朴实的“双喜儿”、巧手能干的“二丫”呢？他们就像咱的乡里乡亲，读来倍感亲切。

还有“豆腐帮”、媒婆“馓子安”、“油鬼子”香玉、村里的女知青、“绝户”六叔……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，带着时代的烙印，他们曾出现在作者的生活里，有幸被作者写进了散文里，让读者也有幸与其“相识一场”。

## >>> 石器、枣树、野菜、评书、露天电影，从记忆深处走来

围着一盏马灯看打夯听夯歌，腊月里站在清冷的月色里听戏，秋后挤在过道口听评书，一个个追电影的夜晚……这都是作者梦里的童年。

作者笔下，石磨、碾子都有生命。在夏秋场院里，它们大显身手，磨过的是粮食的纯香，碾过的是岁月的痕迹。随处可见的柴火，是农家人的稀罕物，随着风箱有节奏的“呼哒，呼哒”，燃烧的是自己，奉献的是三餐四季。“对于野菜，庄户人有一

种与生俱来的亲切”，说到挖野菜，相信有不少读者会产生共鸣，每年春天，在黄河大坝上你总能看到不少动作干练娴熟的挖野菜“能手”。

在作者记忆中，野菜似乎更具生命力，“田野上，各种野菜攒足了劲儿，使出浑身的解数，比赛似的，伴随着阳光与雨露茁壮成长，向大自然展示着各自最美的瞬间。婆婆丁开花，曲曲菜长高，羊羔子菜变得高挑……还有羊肤苗、灰菜、皮菜，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地里自由开

放”，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出野菜生长的韧劲儿，看似不起眼的小芽芽们也在用生长诉说着生命哲学。

还有那充满童趣的草玩具、五颜六色的瓜、庄里种的玉米、梦中的小河……一枝一叶，一点一滴，看似平凡甚至平庸的生活，可在当时孩子眼中就是“最美的天使”。

在散文《听评书的日子》中，作者提到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准点打开收音机听评书，“各位听众，现在是评书联播时间，请

欣赏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杨家将》”。当然，还有隔三五来村里放电影的日子。吕剧电影《小姑贤》、豫剧电影《花木兰》《朝阳沟》等也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正如作者所说，《梦里炊烟》带给你的的是一个完整系统又颇有细节的鲁北大平原，是一个原汁原味、真实亲切的无棣老农村，是一个“70后”的童年记忆，是一个贫穷着、快乐着的乡下童年……